

出局、控制与不平等的再生产：《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书评

张竞文

（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50009；zjw200403@163.com）

摘 要：《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是布迪厄和帕斯隆关于高等教育与社会阶级再生产的重要著作。该书通过对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大学生社会出身、文化资本、专业选择及学习行为的分析，揭示了高等教育制度在维护和再生产社会不平等中的核心机制。上层阶级子女凭借家庭文化资本在大学场域如鱼得水，中下层学生则因资本匮乏面临“被出局”与“被控制”的双重困境。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在无意间参与了阶级筛选与不平等的再生产。尽管本书侧重结构因素，行动者的能动性被削弱，但对教育公平及社会流动的深刻洞察为后续理论和政策反思提供了坚实基础。它启示我们对当代教育制度的“机会均等”迷思保持警惕，并审视阶级与文化对大学生成长的持续影响。

关键词：布迪厄；教育社会学；文化资本；教育不平等

引言

《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出版于 1964 年，属于布迪厄的早期著作，也是布迪厄和帕斯隆的第一部教育社会学专著。它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分析，揭示了高等教育领域内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复杂机制，并探讨了文化资本在教育流动中的作用。然而，尽管熟悉布迪厄的学者会想当然地用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资本理论去套用和解释《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以下简称《继承人》）中的思想，但《继承人》原文中布迪厄并未构建出甚至并未提到他的场域、惯习、资本三大概念，相应的，他反复使用“阶级”与“继承”来描述法国的大学制度是如何巩固社会阶级，并帮助上层阶级的大学生直接或间接地继承父辈的地位的；这一过程中，上层阶级的大学生在大学中完成了阶级继承和巩固，同时，出身于下层阶级的大学生则面临着文化资本的匮乏，在学习过程中遭遇重重障碍，更容易被淘汰；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中层阶级的大学生一方面向往着上层阶级并认同上层阶级的文化态度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大部分情况下，家长除文化方面的良好愿望外不能传递别的什么东西[1]”，出身于中层阶级的大学生与出身于下层阶级的大学生一样，只能依附于大学学校这个文化场，成为教育选择的牺牲品或成为上层阶级的拥护者。

本文将简要梳理《继承人》的行文逻辑和主要观点，并探讨《继承人》中大学场中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最后提出关于此书的引申思考。

1. 《继承人》中的问题意识以及学术特点

《继承人》一书中所体现的问题意识主要有两个层面：其一，更为侧重于理论层面，探讨文化如何助力维持不平等的阶级关系；其二，侧重于现实维度，分析法国社会具体的阶级再生产问题。布迪厄与帕斯隆认为，文化与主导阶层之间存在着既相互依赖又充满紧张的对立关系。为了维护和再生产权力的合法性，现代社会的统治阶层倾向于采用一种隐蔽的方式，即通过向被统治阶级灌输特定的意义，从而掩盖赤裸裸的权力关系。这种手段在大学教育中尤为明显，它协助上层阶级的大学生直接或间接地继承其父辈的社会地位（即布迪厄后期提出的“符号暴力”）。这一发现无疑会打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以为的只要把更多弱势子弟送入学校就能够促进社会平等的迷思。

为了消除对教育的过度迷信，布迪厄与帕斯隆着重指出了学校的保守性，并致力于揭示那些维系着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布迪厄进一步揭示了即便在教育资源得到扩充的情况下，主导阶层依然能够通过各种手段保持其优越的社会地位。正因如此，该著作展现了布迪厄理论体系中较为保守且更侧重于结构主义的一面——行动者（无论是中下层阶级出身的大学生还是自认为有反抗精神的主导阶层出身的大学生）在《继承人》一书中是相当缺乏能动性和主体性的；无论他们怎么反抗出身，或认同或不认同学校教育中的“符号暴力”，他们都在无意识中完成了淘汰下层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控制中层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并给他们“画饼”的过程，即不平等的再生产。这一点和《学做工》的“小子”们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出身工人阶级的“小子”们否定了学校，即否定了智性劳动，使他们便无法在知识上装备自己，更无法进一步改变不平等[2]。“小子”们的反抗不只再生产了自己的阶级位置，也延续了不平等的阶级社会[3]。总之，《继承人》一书完成于布迪厄的学术生涯早期，因而有明显的法国结构主义和功能论的色彩。

2. 被筛选的大学生——社会出身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

《继承人》的论证始于对社会出身如何影响高等教育机会的分析。布迪厄和帕斯隆引用米德的研究——“人们清楚地看到，幻觉并不是随便什么人只要探求便能得到的一种神秘经历，而是一种精心保护的方法，以使某些家族继续属于巫师社会……想进入强者社会的年轻人，应当躲到僻静之处，不进饮食，回来后向长者叙述他们的幻觉。但是，如果出身于非杰出家庭，他们的幻觉不能被认证[1]”，指出大学被表面上塑造成平等的“符号场”，但实际上是为上层阶级子女服务的“制度幻觉”——比如，家庭背景、文化资本的差异决定了学生的入学、专业选择、学习动机[1]。统计数据显示，上层阶级子女的入学比例远高于下层阶级。例如，工业工人家庭子女的大学入学率不足1%，而资产阶级家庭则高达70%甚至更多[1]。专业选择亦呈阶级差异：中下层学生更倾向于文科专业，因其文化资本及家庭支持有限，而精英专业如法律、医学则多为上层子弟所占据[1]。

3. 我像不像大学生？——上层阶级大学生的一体化游戏

《继承人》中谈到了大学生群体并不把职业准备当作一种职业，因而他们会根据大学生的意义和象征性功能给自己下定义，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然而大学生的意义和象征性功能是什么呢？可以说，在布迪厄与帕斯隆看来，大学生的象征意义在于参与一场场削弱和反抗制度、限制、期限等外在束缚，追求自由的游戏——尽管这种自由是表面的和人为的，但它也是一种起决定作用的放肆，中学生由此证明自己成了大学生[1]。

书中布迪厄与帕斯隆将这种追求自由的游戏称为“严肃游戏”。这种“严肃游戏”借助大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一种“神秘意象交流”而不断再生产，教师在“严肃游戏”中扮演着“先生”的角色，而大学生则扮演着“学徒”的角色。《继承人》由此进一步分析了大学生群体如何通过参与“严肃游戏”来获得归属感。大学生们通过削弱外在束缚来追求自由，形成统一的认识。这种“严肃游戏”借助师生之间的“神秘意象交流”再生产。巴黎大学文学专业的大学生通过象征性地与原生家庭隔绝，玩世不恭地对待学习，以证明自己是自主的知识分子后备军。然而，这种游戏与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更亲和，使他们更容易获得知识分子地位。对于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或劳动大众的大学生来说，他们会在“严肃游戏”中对教学方式及其内容产生不真实的感受，因为这种教学模式不符合他们习得的文化。因此，在这种隶属于上层阶级大学生的一体化游戏中，上层阶级大学生更容易胜出[1]。

4. “小巫”们的老师——大学中知识分子们的作用

正如上文所探讨的那样，非上层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们会遭遇这样一种矛盾：他们被期望通过学习为自己的职业前途作准备，但同时又鼓励以一种不真实的方式体验大学生生活，因为“大学生”被视为暂时性和过渡性的一种职业[1]。这种身份的不确定性使大学生的生活可以有多种体验方式。布迪厄与帕斯隆总结了法国大学传统的两种大学生的学习模式——“考试能手”和“浅薄涉猎”，大学生可以选择“考试能手”的模式，专注于考试和取得好成绩，或者选择“浅薄涉猎”的模式，对学习内容进行广泛涉猎，但缺乏深度[1]。

然而，吊诡的是，这两种模式都助力了文科大学生将学习活动与现实的前途分离，从而逃避现实，并引导他们成为“永恒的学徒”，即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这种游戏。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助统治阶级筛选了大学生。正如前文提到的，大学生面临身份的不确定性，可以选择“考试能手”或“浅薄涉猎”的学习模式，但两种模式都助力了文科大学生将学习活动与现实的前途分离。大学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这种游戏，然而教师作为知识分子既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又与统治阶级存在矛盾。即教育工作者乐意“让大学生为自己的境遇制造一个合理的和现实主义的形象”，使“教师不再是这个阶段的主人，也没有理由成为这个阶段的主人”，从而刻意与主导阶级保持距离[1]。

正如布迪厄在《学术人》（Homo Academicus）中运用他在《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提出的学术场域的结构和功能理论和概念来分析的那样，知识分子拥有文化资本，能够影响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因而在文化领域具有统治地位；同时，他们却缺乏经济和政治权力，无法直接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和政治决策，这种矛盾的地位使得知识分子在统治阶级内部处于被统治者的位置[4, 5]。为了完成所谓的神圣的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会用相当宽松和“神秘化”的教学方式，如自由辩论和自由命题论文作业，来表示“对学校制度的反抗和对异端的狂热追求”：如在一年的时间里“假装把大学生看作是自由的，或更好是自主的劳动者”；并要用“既吓人又迷人的参考书目，阅读、写作和研究方面无足轻重的规劝，或者还有只能面对表面和假设相同的学生，从而有可能集中教学中所有借口的大课”来使那些高素质学生脱颖而出[1]。但在布迪厄与帕斯隆看来，这种反抗恰恰更为隐蔽地筛选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大学生。因此，大学中知识分子们成为了筛选大学生的帮凶，温情脉脉地完成了大学中不平等的再生产。

5. 关于《继承人》的争论

《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是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学著作，它揭示了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阶级不平等和文化权力关系，并呼唤一种“反对以培养和选择出身优越的精英为方向的传统教育也反对面按一定规格批量生产专家的技术统治论的”的“真正民主的教育”[1]。布迪厄与帕斯隆通过对法国大学生的社会出身、教育选择、学习态度、文化实践等方面的分析，揭示了阶级出身对大学生教育选择和学习成绩的重要作用，以及教育制度在加剧阶级不平等方面的矛盾性[6]。

《继承人》反映了布迪厄整个理论体系中较保守、较为强调结构决定作用的一面，具有强烈的悲观色彩。许多学者因此认为布迪厄及帕斯隆的再生产理论忽略了行动者的主体性，把阶级再生产视为理所当然[7, 8]。进一步有学者指出，布迪厄的理论未能充分解释个体如何抵抗或改变既定的社会结构，以及教育系统内部存在的变革力量[9]。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然而黄庭康认为，尽管习性作为一种内化的社会结构，会影响个体的感知和行为倾向，但个体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结构的塑造，相反个体仍然可以在既定的结构框架下进行选择，即布迪厄所说的“被规范的即兴演出”[10]。例如，出身低阶层的孩子可能因家庭教育缺乏学校重视的文化风格，从而在教育竞争中处于劣势。然而，他们仍然可以选择加倍努力，或者选择那些不太看重特定文化风格的学科，从而实现向上流动；同样，上流阶层的孩子也可能因骄傲自满而浪费自身优势，面临“阶级沉沦”的风险[10, 11]。其他研究文化资本理论的学者也指出，文化资本形态多样、效力复杂，并非严格单向的精英垄断[12]。这种辩证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阶级再生产的复杂性。

6. 结语

在阅读《继承人》以及撰写这篇书评时，尽管笔者深知《继承人》作为布迪厄的早期作品有着诸多理论上的局限，如过度强调结构因素且忽视个人主观能动性、忽视话语建构对习性的影响、未充分解释习性来源和检验方式、存在循环论证嫌疑等[13]，但笔者还是深深为布迪厄的理论视野和人文关怀所折服。他对教育不平等问题深刻洞察，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关注，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科学包括教育研究的诸多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布迪厄社会学思想已经成为近 40 年来影响中国教育研究的重要西方社会思潮之一，

尤其是对中国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影响巨大[14]。教育研究领域社会分层与教育不平等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继承人》中布迪厄与帕斯隆分析了社会出身对大学生的影响,包括学习机会、专业选择、学习态度、文化资本等方面,指出了社会出身的不平等是造成教育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并以一种相当冷漠甚至残酷的方式揭示了教育制度的内在逻辑,即通过表面上的机会均等,实际上将社会不平等合法化并加以维持。缺乏文化资本的大学生更容易被出局、介于中间阶层的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大学生很容易被控制套牢、积累了各种特权的巴黎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则如鱼得水、拥有知识分子伦理和修养的大学教师无意识地筛选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大学生……他们共同完成了不平等的再生产。《继承人》作为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学著作,它不仅相当残酷地揭示了高等教育领域的教育不平等现象,也为教育改革和社会公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笔者相信,这对身处大学场的每一个主体,尤其是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具有相当强的反思性启发。

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从来都备受学者们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大学生的旷课行为、大学生的就业等等都成了学者们关注的对象,而《继承人》以一种类“黑色幽默”的写作风格通过讨论大学场域中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将关于大学生的以上诸多问题一一串联,将这些问题呈现在一场出局、控制与不平等的再生产的游戏中。由此,笔者相信,《继承人》以及布迪厄社会学思想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并带给我们更多启示。

参考文献

- [1] 布尔迪厄,帕斯隆.《继承人》[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2] 威利斯.《学做工》[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 [3] APPLE M W. Education and power[M].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4] 布尔迪厄.《区分》[M].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5] BOURDIEU P. Homo academicu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 [6] BERNSTEIN B. Pedagogy, symbolic control and identity[M]. Oxfordshire: Taylor & Francis Ltd, 1996.
- [7] GORDER K L. Understanding school knowledge: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basil bernstein and pierre bourdieu[J]. *Educational Theory*, 1980, 30(4): 335-346.
- [8] RYAN M. Review of theory and resistance in education: a pedagogy for the opposition[J]. *Curriculum Inquiry*, 1984, 14(4): 469-473.
- [9] ANYON J. Social class and school knowledge[J]. *Curriculum Inquiry*, 1981, 11(1): 3-42.
- [10] 黄庭康.《批判教育社会学九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 [11] LAREAU A.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M]. 2nd e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 [12] LAMONT M, LAREAU A. Cultural capital: Allusions, gaps and glissandos in rec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J]. *Sociological Theory*, 1988, 6(2): 153-168.
- [13] 谢立中.布迪厄实践理论再审视[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6(2): 146-158.
- [14] 李春影,石中英.布迪厄社会学思想对中国教育研究的影响:回顾与评论[J].《比较教育研究》,2018,40(8): 38-47.